

活着不容易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活着不容易/陈烁、佚名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12.

(中国传统文大系)

ISBN 7-5063-2469-5

I. 活... II. ①陈... ②佚... III. 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8496 号

活着不容易

陈 烁 佚 名 著

作家出版社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026)

作家出版社发行部 北京兆瑞印刷厂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186 千 8 印张

2003 年 9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册

ISBN: 7-5063-2469-5 / 1.368

定价: 16.8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调换。

写在《活着不容易》出版前

二月河

在南阳众多侍弄文学的青年作家中，陈炼、佚名夫妇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精神让我感动，仅两、三年的功夫，他（她）们便创作完成了数部作品，长篇小说《盛世恋歌》的出版还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而他（她）们的写作环境又是怎样的呢？从黄台岗的吊床写作到南阳城的租房写作，从上侍候老父下抚育幼儿到八小时工作制之外的业余时间，从朝奔夕涉的生计世界到书籍文章的海洋，近百万字的作品在熬更守夜中诞生了，这是“奇迹”，也是必然。

鲁迅先生有句名言，大意如此：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成绩，是把我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来写作。陈炼和佚名如此废寝忘食的耕耘，是常人不愿也不屑为之的，所以，他（她）们的“成绩”也就“最大”：陈炼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就加入南阳市作家协会、河南省作家协会、中国国际文学艺术家协会、中国写作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小说学会等数个文学团体；在 2003

年人民日报社、中国作家杂志社等六家单位联合主办的全国征文比赛中拿了个文学类一等奖和通迅类二等奖，而且与佚名合著的又一部中篇小说集子《活着不容易》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所谓“天道酬勤”，这些，都是对这对文学新人最好的回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学无止境，艺海无涯，愿陈烁和佚名的文学路越走越宽，愿这部书出得好！

口授短文，是为序！

2003年秋

（二月河：国家一级作家，南阳市作家协会主席、河南省文联兼职副主席、“最受海外读者喜爱的中国作家奖”首位得主。已著《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洋洋520余万字的“落霞”三部曲。）

为她鼓掌

林 冰

今夜无风，窗前的梧桐树将一片悠然的叶影凝固在淡黄色的薄纱窗帘上，案头上摆放着陈炼即将出版的中篇小说集子《活着不容易》，我的心在这静如止水的夜晚却掀起层层波澜。

如果说《盛世恋歌》是一幅浪漫的意象画，那么，《活着不容易》就是一幅沉重的写实画；如果说《盛世恋歌》是一曲悠美动听的轻音乐，《活着不容易》就是一首铿锵有力的摇滚；如果说《盛世恋歌》是一缕清风，《活着不容易》就是一场暴雨；如果说《盛世恋歌》是月色里的港湾，《活着不容易》就是烈日炙烤下的旧上海码头……

短短一年的时间，陈炼的两本小说，以两张脸孔展现在我的面前，她从《盛世恋歌》的浪漫情怀中一跃而出，又投身入滚滚红尘；她从一个怀春的少女变成一个世故的市井女人；她的笔尖“鸟枪换炮”，从写一己私欲转为描绘大众喜悲……我不无惊奇，在她的速变面前，我看到了她的成熟，一种更无私、更彻底、更宽广、更深刻的成熟。

爱情能教会一个女人幻想的本领，婚姻则能教会一个女人生活的手段，在物质生活相对有限的范围内，如果精神世界仍是一片极地，自然就会遭受世俗更深的鄙夷和轻视，而

面对陈烁，我竟然产生出一种巨大的心虚，我在这这种心虚中自省，居然发现除了为她鼓掌，我似乎寻找不到一丝漠视的理由。

我想，所有认真生活、坦然行走的人都会和我一样，除了充满敬意地为她鼓掌，就是真诚地为她祝福。

是为序！

2003年仲夏于曼哈顿

（林冰：女，青年文艺评论家，中华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世界中文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首席联络员。）



◀ 中国文化报社编审褚振远（右）为本书封面题字并与作者佚名合影于京丰宾馆。
(陈炼 摄)



▶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委书记方瑜垠（右）与本书作者佚名在一起。

(冯豫宛 摄)



◀ 南航大厦总经理李展（中）与本书作者陈炼、佚名合影。

(冯豫宛 摄)

2003年9月1日，本书作者参加由人民日报社、中国作家杂志社等6家单位举办的第三届“新世纪之声”共和国颂歌征文颁奖大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傅铁山、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怀西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作者全家福



本书作者佚名手捧奖杯
和获奖证书信心倍增。
(席崇高 摄)



本书作者佚名与南阳市社区志愿者协会
会长李相岑(中)、十佳文明市民仝小磊(左)
合影于梅园。
(吴清志 摄)



当代著名书法家刘嘉诚为本书题词。

(张保献 摄)

目 录

序一 写在《活着不容易》出版前	二月河	(1)
序二 为她鼓掌	林 冰	(3)
花凋	陈 烨	(1)
搬家	陈 烨	(26)
瓷器时代的女人	陈 烨	(48)
前面是片天	陈 烨	(74)
陷阱	陈 烨	(89)
长舌妇	陈 烨	(141)
家道	佚 名	(196)
爱在天地间(代后记)	陈 烨 佚 名	(251)
附一：贵州妹子与南阳小伙的“盛世恋歌”	宋 歌	(1)
附二：从深圳到南阳的文学恋歌	王来清	(10)
附三：可贵的精神	李 展	(18)

花 调

偏西的太阳撒下一片血红，笼罩着平崭崭的刚翻耕过的土地，空气里弥散着细细的尘土。虽然才开春没几日，沟渠两边已争相冒出了一层青绿的草尖，蓬蓬勃勃，挨挨挤挤的顽皮地向上生长着。“扑通”一声，是一只冬眠早醒来的瘦蛙睁开睡意惺忪的眼睛跳进了沟渠的浅水里，击起一层小水花，浑浊的水纹昏忽忽地荡了几圈，立即又恢复了平静，和村边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树枝浑然一体。

张老汉牵着一头又黑又瘦的耕牛，悠悠地顺着地坎边向村庄走去，血红的太阳光给他的全身渡上一层金色，红光浸着他黝黑的面庞，看上去，他那张皱纹斑驳的脸仿佛是一块风干的猪肝，猪肝表层的沟沟壑壑中间，透着一股庄稼汉的软弱与无奈。他双眼微眯，细小的眼缝里溢出一股黯然浑浊的光，无神，无力。

唉，咋不叫他烦心呢？按说，张老汉是应该感到高兴的，媳妇虽说是个人贩子拐来的四川女人，却手脚勤快，家务活做得精精细细，庄稼活干得踏踏实实。特别是张老汉那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更是生得一个比一个漂亮，长得一个比一个水灵，这多少弥补了张老汉膝下无子的遗憾。

可张老汉仍然烦啊！

太阳被天边那抹浓黑色的树影挡住，先前的血红光不见了，四野里瞬间暗下来，叫不出名字看不见踪影的各种虫类，

在沟渠边的杂草丛中发出“啾啾唧唧”的叫声，搅得张老汉愈更愁闷。

半月前，西边二里地南王庄的王媒婆颤颠着一双小脚跑来，脸上的笑能流下半斤蜂糖。她眉飞色舞地诉说了张老汉的大姐与南王庄东头王怀山的二儿子王友恋爱的事，此行是王怀山托她前来保这个媒。

张老汉一听，巴掌拍得山响：他王怀山算个啥东西？咱说啥也不跟他拉扯亲家。

张老汉跟王怀山是有积仇的，多年前，他俩为争东河沟边的一块荒地打过一架，那一架直打得惊天地泣鬼神。那一架打下来，王怀山被撕掉半块耳垂肉，张老汉被打折了左边胳膊，养息了两、三月方缓过劲儿来。王怀山捂着鲜血淋淋的半边脸，张牙舞爪吆喝着还要再战，张老汉先怯场收兵，拖着一支伤胳膊逃跑回家了，他忙乱的头脑在与王怀山的抓斗中闪出一个异常清晰的事实：自己膝下无子，只有三个闺女，而王怀山的窝里却侍养着三个生龙活虎的儿子，常言道“独根不与外人斗”，更何况自己连半条根都没有，再这样斗下去，儿女们再参战，张家会伤得更重。

于是，张老汉让了王怀山。在这场争斗中，王怀山不但占了上风，还占据了东河沟边那块一亩二分的荒地。

那一架的仇怨，一直是张、王两家多年来驱不散的晦气。那一架以后，张、王两家的人无论在田间地头相遇，还是在集市街头碰见，均是横鼻子竖眉毛，大眼瞪小眼。他们双方的大人们都忽略了儿女们渐渐长大这个致命的关键，王怀山的三个儿子长得高大挺拔，阳刚四射，难免会射中张老汉家俊美娇媚的闺中女儿。

那是个春情荡漾春意盎然的春天，大姐骑着自行车从集市上往家走，出街二里地，刚下公路走不多远，车链条竟脱轨了，对于一个正处在青春期，特别注重自身形象以吸引异性目光的少女来说，这将是多么难堪的事儿呀？

大姐涨红着脸，四下里望望，还好，前面路上有一个妇女，自行车后架上驮一个小包，正背对着她疾驰而去；后边路上没有一个人影；时近晌午，两边的地头也没人在干活。大姐脸上的红云褪下去了一些，她弯下腰看了看黑黝黝油乎乎的车链条，再看看自己一身崭新的白衣白裤，只好搓着双手站在原地。

“咋了，车链条掉啦？我来帮你吧。”

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在大姐耳边突然响起，虽然声音不大，却把大姐吓了一跳，她惊慌地抬起眼，还未反应过来，就见一个高大的男人跳下“飞鸽”车车架，快速地支好车子，转过身蹲下来，两只大手快速地摆弄着，不大一会儿，他站起身，说道：

“这就中啦，中啦。”

他厚厚的嘴唇微微裂开，露出一排白亮的牙齿，向上翘起的眉峰反衬出一脸的刚毅。大姐站在原地，滴溜溜的丹凤眼只瞟了面前这个挺拔威武的小伙子一下，先前褪下去的红云便又蹿上了她脸颊的两边。

小伙子炯炯有神的目光紧盯着大姐，大胆地说道：

“你是张庄的，我认得你。”

“你、你咋认得？”

大姐脸上的红云一个劲儿燃烧，她不敢看小伙子的眼睛，她怕被那眼里的青春招惹了。她耷拉着眼皮，心里似有十来只小兔子在上蹦下跳。

“我叫王友，是南王庄的。”

小伙子避而不答大妞的问话，自顾作了一番自我介绍。

“哦，哦，知道啦！”

大妞嘴里的吱吱唔唔丝毫掩饰不住她心头的激动，面对这样一个青壮少年郎，她没有什么应付的好经验。

“今晚，我在东河沟边等你。中吧？”

“嗯，我、我……。”

大妞按捺不住狂跳的心，王友的约请来得太突然了，在此之前，她还从未和任何一个男人有过私会的事，她没有经验，一点经验也没有，她想说“不”，可话出了口，自己竖起耳朵仔细一听，才听清是“中啊”。

小伙子王友转身跨上“飞鸽”车架，风驰电掣般奔驰而去，在他转头的那一瞬间，他的嘴边露出了一丝诡秘的、胜利者的微笑，衬着脸上那厚实的皮肤里不易察觉出来的绯红。

只可惜大妞没有看到，她什么都没有看到，她的心早已沉浸在春情荡漾的激动之中，难以自拔。直到她迷迷糊糊地把车骑进庄子西头自家院子，看到父亲张老汉阴着那许久未曾露过笑容的脸，正蹲在房檐下“吧嗒吧嗒”费劲地吸着旱烟时，大妞才猛然想起王友他爹就是王怀山，多年前，王怀山与爹曾干过一架，那以后，王、张两家就成了苦大仇深的对峙户。

张老汉是个心胸狭窄之人，那场争斗的情景深深地烙在他的脑海心间，那次失败是他永世难忘的耻辱，王怀山胜利的嚣张气焰，是他绞尽脑汁抠烂脑肉也使不出法子来扑灭下去的。他痛啊，恨啊，那痛和恨是他许多年来的生活中无法抹去的阴影，也就是从那次争斗过后，张老汉不再笑了，不

会笑了，既便是对着勤劳贤惠的媳妇，既便是对着日渐一日出落得丰满水灵的三个闺女，既便是对着这几年辛勤劳作盖起来的四间青砖大瓦房，既便是对着大众欣欣繁荣日渐昌盛的太平日子，他都不会露出一丝一毫的笑容了。

大姐知道父亲对王怀山恨之如骨，可刚才竟让王怀山的儿子帮助修好了自行车，还激动无比地接受了王友那灼人目光的直视，更要命的是自己居然答应了王友今晚在东河沟边的约会。这些，要是让与王怀山不共戴天的张老汉知道，那将如何了得呀。想到这里时，大姐的心又“扑腾腾”跳起来了，面对着张老汉阴沉沉的脸和脸上那双弥漫着浑浊雾体却又似洞察秋毫的小眼睛，大姐觉得一阵彻骨的心虚，这种心虚使她生出一种害怕。她轻轻地支好车子，取下菜兜，绕过张老汉脚边的压井池，一声不吭地进到灶火间。

母亲吴氏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午饭。她揭开锅盖，一阵热气腾空而起，淹没了整个吴氏，大量蒸气快速散去，重新露出吴氏饱满的圆盘子脸，她的两边眼角微微向上挑着，她左手拿着锅盖，右手伸进锅里“扑扑”拍了几下，锅里整整齐齐躺着十几个大白馍。吴氏把锅盖顺手放在灶上，左手拿过馍篓，右手一忽儿塞到嘴边“哧嘘嘘”哈几口气，三下五去二，十几个大白馍就乖乖躺在了馍篓里边。

“大姐，快过来填柴烧锅。”

吴氏抬眼看见呆站在门里边的大姐，就随口招呼了一声。

大姐伸出手拍打几下灶前的凳子，坐下来，填柴进灶，吴氏“忽忽啦啦”几下，就炒了一碗小白菜叶。

吴氏炒菜的整个过程中，大姐惊魂未定，欲言又止，她

想把今儿个的遭遇一古脑儿抖落出来，她还想把那个慌乱之中应承下来的约会告诉母亲，让母亲帮她作个参考，拿个主意。可是，她欲言又止，她心虚，她害怕。她不是害怕吴氏，吴氏一向秉性温驯，疼爱女儿，她是害怕蹲在门外边墙根脚的张老汉。这许多年中，张老汉虽未给家人制定下不允许与王家人来往的铁的规定，可是，妻儿们从他那日日阴沉的面孔和她脸上始终死气沉沉的表情以及他总是沉默寡言的嘴唇，清晰地知道多年前与王怀山打的那一架，给父亲带来了多么深重的伤害，以及那种伤害在父亲心底深处无法挥之而去的阴影。父亲是一家之主，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他的爱憎恨愁完全影响并能制造这个家庭的喜怒哀乐，他的意志完全控制着这个家庭的一切。

所以，大妞害怕他。

大妞匆匆忙忙地喝了几口饭，就回到自己的房间一头倒在床上。中午与王怀山的二儿子王友在路上偶遇、王友的热情帮忙、王友那健硕的身板和黝黑的皮肤，以及王友那模糊的五官和脸上含浑不清的表情，都在大妞的脑海心中不停地闪跳，一股年轻的冲动使她踌躇满志，辗转反侧；一种莫名的恐慌又令她心烦意乱，无头无绪。

直到夕阳西下，大妞方才从床上爬起来，略施粉黛，踩着云里雾里的脚步向东河沟走去，夕阳柔和的光浸泡着她丰满饱和的身段，她的步伐竟发出“咔嚓、咔嚓”的清脆之声，她踩着渡了一层金子般的土地向东河沟走去，那个青春的影子牵引着她，那份诱惑胜过父亲极端阴暗的面孔和自身觉察到的巨大的心虚。

她决定了：她要去！

其实她什么心理斗争都未经历过，也没有什么咬牙切齿